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下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下 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端木美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平等而密谋(下卷)/〔法〕邦纳罗蒂著;陈叔平,
端木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054-7

I. 为… II. ①邦…②陈… III. 平等派(法国)
IV. K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5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下 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 端木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ISBN 978-7-100-06054-7

2009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33.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 1981 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目 录

审 判·····	1
入狱·····	1
德鲁埃得以使刀下留人·····	1
巴贝夫给督政府的信·····	2
政府的顽固不化·····	6
违背宪法·····	7
起诉·····	8
越狱·····	8
犯人被转押到旺多姆·····	9
抗议 ·····	10
异议 ·····	10
巴贝夫大义凛然的供词 ·····	11
被告们的坚定态度 ·····	13
改变辩护方式 ·····	14
安东尼尔 ·····	14
法庭辩论开始 ·····	16
达尔蒂 ·····	17



公诉人的反革命情绪	18
给辩护设置障碍	20
被告们为革命辩护	20
叛徒	21
他是证人	22
骚动	22
叛徒的证词	24
巴贝夫为牧月起义辩护	25
仗义执言的两位证人	26
辩护	27
策谋搭救危在旦夕的被告们	31
公诉人的敌对言论	32
被告的答辩	33
唤起陪审员的爱国心	34
为革命政府进行辩护	35
对 1793 年宪法的赞扬	36
被告们坚持认为密谋合法	36
巴贝夫为财产公有制辩护	37
巴贝夫的结束语	38
有关事实确定问题	40
有关意图问题	40
陪审团的声明	42
宣判	43
巴贝夫和达尔蒂自杀未遂。骚乱	43



血腥的行刑	44
瓦迪埃	44
圣洛市议会的宽宏大量	45
善良的旺多姆居民	46
 附 件	 47
第一号文件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47
第二号文件 89 年的爱国者告诉人民的真理	64
第三号文件 士兵,停下来读一读!	72
第四号文件 起义督政府宣告成立	73
第五号文件 十二名总代表和联络代表的组成办法 及其主要职能	75
第六号文件 秘密督政府向每个革命总代表发出的 第一个指令	76
第七号文件 平等派宣言	86
第八号文件 对由于讲真话而受督政府迫害的巴贝夫的 学说的剖析	91
第九号文件 自由法兰克人(巴黎地区部队一士兵)给 他的朋友恐怖者(莱茵部队的一士兵)的信	99
第十号文件 秘密督政府给每个军事总代表的 第一个指令	103
第十一号文件 应不应该服从 1795 年宪法?	116
第十二号文件 人民保护官告内地军书	122
第十三号文件 M. V. 致人民保护官格拉古·巴贝夫	



的信件(雨月 30 日)	136
第十三号文件(续) 对雨月 30 日 M. V. 致人民保护官 格拉古·巴贝夫的信件的答复	138
第十三号文件(附件) (一)新歌——郊区工人之歌	149
(二)外一首	153
第十四号文件 向爱国者急进一言	157
第十五号文件 救国起义委员会告人民书(起义法令)	166
第十六号文件 巴黎无套裤汉告警备团书	172
第十七号文件 传阅简报(关于利用保王党人的问题)	173
第十八号文件 起义委员会跟山岳党人委员会的使者 的谈话	174
第十九号文件 救国督政府致十二个区的代表的通告信	177
第二十号文件 自由法兰克人书信的作者致起义督政府 的共和派弟兄们	182
第二十一号文件 自由法兰克人致秘密督政府等等 (花月 17 日)	186
第二十二号文件 新起义的法令	188
第二十三号文件 穷人迁入富人住宅的方案	189
第二十四号文件 关于人民审判的决定草案(片段)	190
第二十五号文件 督政府致各区代表	191
第二十六号文件 要对胜利的人民发表的一篇演说稿 (片段)	194
第二十七号文件 告士兵书	196
第二十八号文件 管理法令草案(片段)	199



第二十九号文件 经济法令草案(片段)	201
第三十号文件 格拉古·巴贝夫给妻子和儿子的遗书	209
附 录	212
一 法国人民反对其压迫者的呼声	212
二 对于我们的两个宪法的意见	219
三 菲·邦纳罗蒂给布·奥勃莱恩的信及所附《为平等 而密谋》一书人物化名还原表	229
四 邦纳罗蒂传略	232
五 巴贝夫传略	241
六 共和国历与公历对照表	247
有关巴贝夫与邦纳罗蒂的平等派密谋的书目	248
书目补编	269
注释(下卷)	280
人名译名对照	288



审 判

入 狱

密谋家的人狱和有关这次密谋的报道,使人们产生不同的感受:被压迫者感到悲痛和震惊,而上层阶级则既欣喜欲狂而又不寒而栗,他们急忙发出要处死巴贝夫分子的叫嚣。从巴贝夫那里查获的许多文件中^[98],贵族阶级仿佛看到了把这个他们所害怕的党派置于死地的办法。

拉拜依监狱一下子关满了这些人犯,一路上民众和士兵们以极其关注的神情看着他们被押送到那里。有好几天,这个监狱的附近马路上人山人海,可是这些被告很快就被隔离了,其中几个要犯被秘密地关进坦普尔塔。他们统统都在等待军事委员会随时把他们处决。只是由于德鲁埃的缘故,他们才免遭这样的草决。

德鲁埃得以使刀下留人

根据共和三年宪法的规定,要审判一个议员,必须由立法议会起诉,并且只由高级法庭负责审理,该法庭的审判员应由各省选举



议会推选。这样一个特别法庭还不能够在政府所在的那个市府内开庭，因此建立这个法庭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被告德鲁埃是一个议员，这就使得对其他被告的判决不得不推迟，一直要等到对德鲁埃起诉后弄清楚这个有同谋嫌疑的人的案件是否跟那些人有牵连为止。

入狱两天之后，巴贝夫给督政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巴贝夫给督政府的信

格·巴贝夫给督政府的信，共和四年花月 23 日于巴黎。

“督政官公民：

你们跟我以平等的身份打交道，难道不感到有失体面吗？你们现在看到，在我身上集中了人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的党派已经满可以跟你们的进行抗衡了！你们看到了它的分布是何等广泛！因此我更加深信，这种情景会使你们发抖。

你们对你们所破获的这次密谋大肆渲染，这难道对你们有利吗？这难道对祖国有利吗？我并不这样想。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的见解不会受到怀疑。

如果把这个案件公诸于世的话，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我就会在这个案件扮演最光彩的角色：我会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你们所素知的我那全副的精力，来证明我从不否认自己是参加者的这个密谋的圣洁性。跟一般被告为了替自己辩护而矢口抵赖的那种卑怯行径截然不同，我有胆量阐明那些伟大的原则，并成功地为人民的永恒权利进行辩护，从而使这个主题的美妙之处得以深入人



心；我告诉你们，我敢论证这次审判不是正义的，而是强者反对弱者，压迫者反对被压迫者及其高尚的捍卫者的一次审判。我可能会被判处流放，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对我的判决会立即被视为以强者的罪行反对弱者的德行的宣判；我的绞架会跟巴涅维尔特和悉尼^[99]的绞架光荣地并列在一起。难道你们希望看到，从我被处决的第二天起，人们就会在今天大家作为不朽的烈士来纪念的罗伯斯比尔们和古戎们的祭坛旁边，替我建立起祭坛呢？这绝不是使政府和统治者高枕无忧之计吧。

督政官公民们！你们已经看到，我在你们手里，你们并没有捞到什么东西。我个人远远不能代表整个密谋，我只不过是组织这个密谋的长长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你们势必像害怕我那样害怕其他参加者。其实你们已经有证据说明他们跟我是休戚相关的，你们打击我就会打击到所有的人，你们会激怒他们的。

我说，你们会激怒法兰西共和国的全体民主派；你们只要首先想象一下，民主派不仅在巴黎牢固地存在，而且无论在外省哪一个据点都有雄厚的实力，那么你们也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关于这点，如果你们的捕差们抄获到大批的信件的话，你们就会作出更好的判断，因为从你们根据这些信件所编制的目录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不管人们多么想把神圣之火扑灭，但它现在仍在燃烧，将来还要继续燃烧。它有时候看来像是熄灭的样子，越是在这个时候，它的火舌就越有可能突然冒起，越烧越旺。

你们打算完全摆脱人数众多，至今仍不认输的无套裤汉吗？首先应当允许有这种设想的可能；然而接着你们又怎么办呢？你



们的地位,完全不像在克伦威尔死后把数以千计的英国共和派放逐出去的那个人的地位。查理二世是国王,而你们,无论怎么说,还不是国王。你们需要一个党派的支持;而你们一旦抛弃爱国者的党派,你们就要独自面对保王党人了。你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你们单枪匹马对付他们的话,他们会使你们遭到何等的不测?

可是,你们会说:这些爱国者对我们的危险实在不亚于保王党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们错了!只要认清爱国者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并不想要你们的命;有人公开那样宣扬,那是一种诽谤。至于我,我可以对你们说,他们是不想那样做的,他们要走的道路跟罗伯斯比尔迥然不同:他们不要任何流血;他们只不过想迫使你们自己承认,你们使用政权来进行压迫,你们使政权的人民形式与对人民的保障丧失殆尽,而他们想把政权从你们那里夺回来,但如果你们能够像你们在葡月所答应的那样为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的话,他们也不会走那一步的。拿我来说,在我的最初几期报纸上,曾想为你们打开这种做法的通道:我曾经谈到,据我看来,你们怎样可以得到人民的恩惠;我还阐明过据我看来怎样把那些跟真正的共和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东西从你们统治的宪政形式中清除出去,是可能的。

好吧!反正现在还不算晚。最近事态的演变,可能对你们和对公众的事业都有好处,都有挽救的希望。我认为从祖国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考虑,都绝不要把本案公开,难道你们把我的意见和结论置诸不顾吗?据我看来,你们自己已经得出这样的见解,即本案应从政治上进行处理,我认为你们做得对。不要以为我走这一步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以一种人所未有的坦率态度一再对你们



指控我的罪行直认不讳,这就向你们表明我的作为绝非出于懦弱。无论是处死还是流放,对我来说都是走向永垂不朽的道路,我将满怀英勇和虔诚的激情沿着这条道路迈进。然而,对我的迫害,对全体民主派的迫害,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也丝毫无助于拯救共和国。我曾想到,你们归根到底还不是一贯地跟这个共和国为敌;你们显然也曾经是真诚的共和党人;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再是呢?你们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认为你们是被形势推到一种跟我们的情绪截然不同的愤怒之中,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使你们也像其他人一样一时误入迷津呢?最后,为什么我们大家不放弃自己的极端而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呢?爱国者的心,人民群众的心,已经受到创伤,难道还要把它们进一步撕裂?这样做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对于那些终于想要治愈,而不是要加剧这种创伤的爱国者,难道不值得称许吗?当你们一旦也乐于这样做,你们就有了做好事的主动权,因为管理国家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执政官公民们!为人民而进行管理吧!这就是爱国者向你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我在替他们说话,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打断我的话,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反驳我的话。我看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是:宣布根本不存在什么严重的密谋事件。现在,五个表现出宽宏大量的人,就能够拯救祖国。我还可以向你们担保,爱国者们将会挺起胸膛来保卫你们,而你们根本没有必要用重兵来保护自己。爱国者们并不恨你们,他们所恨的是你们反对人民的行径。到时候,还将以个人名义向你们提出一项跟我一贯的胸襟坦白相一致的广泛的保证。你们知道,我在这个阶级的人们当中有多么大的影响,我是指那些爱国者们,我将运用我的影响来说服他们:一旦你们跟人民



站在一起，他们也将跟你们行动一致。

如果这封普普通通的信件能够对法国内部起到安定的作用的话，那倒不错。你们如果能够防止这个针对着法国的案件公开宣扬出去，你们不也就能够防止欧洲的安宁受到破坏吗？”

格·巴贝夫(签字)

政府的顽固不化

很久以来就已经清楚，而密谋的败露则再一次证明这样一点：对民主学说的压制，在过去的革命朋友之间引起巨大的分歧，并使人民捍卫革命的热情日渐消失。

这种局面，给受到外国人支持的保王党以更大的可乘之机。这本来应当使新贵族的头头们的骄横跋扈之风有所收敛，并促使他们对立法进行修改，借此跟民主派进行联系，并通过后者跟人民发生联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共和国避免如此不幸的斗争，而他们自己也可以免于遭受最终使他们惊讶的灾难。这就是巴贝夫所提出的建议，他的建议既为了保全他的朋友的性命，又旨在使正在衰退的共和精神恢复活力。然而，在惊恐万状的骄横情绪的支配下，又怎么能够听得进明智的劝告？新政府目光短浅，不认为明智地后退一步，以博得它从未享有的人民的爱戴是必要的，而贸然陷入盲目的愤怒，置情理与舆论于罔闻，以致把保王意图强加在那些为保王党所痛恨的公民的头上，并迫害这些唯一能够对共和国真正效忠的人士。

那些已经蜕变为贵族的革命者，一心只想从他们以可耻的叛



变换来的胜利中得到眼前的好处,以便把那个谴责他们篡夺民权的党派镇压下去。对德鲁埃提出了起诉,他要被交付特别最高法院审判,该法庭设在旺多姆。

违 背 宪 法

共和三年宪法宣称:“除先前法律规定者外,不得另立任何委员会和法规来更换法律为任何人指定的审判员。”然而,在密谋被破获后颁布的一道法令却规定,议员应与其同谋者一道接受特别最高法院的审判,可是特别最高法院并不是法律为后者规定的法庭。

这个宪法还宣称:“在全共和国范围内设有一个最高法院,对一切法院的最后判决作出决定。”然而,上述法令则规定,特别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受最高法院的审理,尽管这个法庭无疑也是个法院。

以上这些与宪法条文相抵触的规定,据德鲁埃案件的同案者看来,实出于政府害怕在巴黎人民面前公开进行辩论,他们还认为,这是在讨论这个案子时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敌意情绪所带来的结果;一位怒气冲冲的立法者说:“对暴乱者不该那么客气!”另一位同样盛气凌人的立法者说:“如果在对付暴乱者时拘泥于一切形式的话,那就要占太多的时间了。”

